

汉字表义部首的范畴化 与对外汉字教学研究

Categor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Radicals and I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崔金明*

152080120@qq.com

Cui Jinming

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

陕西 西安 中国, 710062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

Xi'an, Shan Xi, China 710062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拉普拉塔 阿根廷, 1900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Confucius Institute

1900 La Plata (Argentina)

汉字历来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 尤其对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习得者来说更是如此。文章针对汉字教学的难点, 根据汉字的特点, 基于认知语言学“概念”和“范畴化”的认知规律, 从汉字的表义部首出发, 旨在设计一套以表义部首作为“典型属性”, 以部首所从属汉字作为“原型”、“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的层级系统, 为汉字学习者更系统、更有理据地掌握汉字提供一种教学模式, 并为以后网络化汉字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always been the difficult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specially for Chinese learners of non-Chinese cultural circl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ognitive law of "linguistic concept" and "categor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rticle aims to design a set of radicals "Typical attribute", with the radicals as the "prototype", "typical members" and "atypical members" of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for Chinese learners more systematic and more reasonable to master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o provide a teaching model, and Afte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 [作者简介] 崔金明, 博士(后), 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学与汉语国际教育。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说文解字》的谐声层级系统与上古音研究”(15YJC740006)和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5JK1594)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汉字; 表义部首; 范畴化; 典型属性;
原型

character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radicals;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typical attributes;
archetypes.

1. 研究背景

随着全世界汉语学习热潮的持续升温,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纳入外语教育范畴。例如,美国在2004年全美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上就把汉语作为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并纳入美国现行教育体制,两年后美国中学AP中文课程也正式开课,并于2007年5月举行第一次考试。据《光明日报》(2017年03月01日第15版)报道,在意大利,目前共有约150所各层级学校开设中文课程,其中的部分学校还将中文作为必修课,要求学生必须学够一定学时的中文并通过考试后才能毕业。近日,意大利安莎社、《邮报》、《晚邮报》等多家主流媒体集中报道了特伦托市一所语言类高中将中文列入毕业考试科目的消息。据报道(2017年3月16日),在英国汉普郡的柏航特中学,从2010年起开始采用汉语进行“沉浸式”语言教学;数学、科学、历史、艺术和体育等课程均使用中文授课。总之,中文和中国文化日渐受到世界各国外语学习者的欢迎,汉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截至2016年底,全球已有140个国家建立了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2016年,全球孔子学院有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各类学员210万人。

然而,外国人特别是非汉字文化圈的人在汉语的学习过程中普遍视汉字为畏途。他们的汉字掌握程度与口语实际水平相差甚远。汉字的掌握成为阅读和写作水平提高的障碍。Lerner(2000)认为阅读的历程包含认知汉字及阅读理解两大部份。认知汉字是对汉字字义的体察和理解,阅读理解即是在了解汉字意思的基础上对文章内容的了解。Lerner又进一步强调,识字对阅读理解的基础作用,只有克服文字的拦路虎,阅读理解的速度才会大幅度提高。读者根据声音反应字形编码,即使如汉语一样不是拼音文字的语言也是如此。一旦学会了声音的结构与字形的关联,读者便成为了一个熟练解码者。然而,为了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解码者,解码过程一定要变得快速和准确。在汉字的学习实践中,学生往往不能成系统地学习汉字,学习汉字依赖母语,速度慢、效率低。由此可知,汉字的习得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难度较大,往往采用机械式的记忆方式,来学习汉字,效率低下。所以,针对欧美人学习汉字的弱点,根据汉字特点及认知规律,研究一套成系统有规律的汉字学习策略和方法尤其重要。

在汉字学习策略的研究中,近年美国研究者Shen(2000a),开始重视汉字部首与汉字学习的关系。Shen(2000b)指出,部首对学生的汉字学习具有重要影响,部首知识掌握得越丰富,汉字学习越顺利,在阅读中利用部首可推

测词意。但是，汉字的学习是需要循序渐进的。Ke (1996) 强调，第二语言学习是汉语学习者其部首概念意识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累积阶段期、过渡阶段期和自觉运用部件解析汉字阶段期；并且，汉字部首概念的形成与汉字学习时间、汉字识字量，也具有极大的关联性。Ke (1996) 的研究报告指出，外国学生的部首概念在“过渡阶段期”萌芽，而王建勤 (2005) 的研究发现，第二语言学习者约在学习汉字两年左右、汉字识字量达 2200 字时，才会逐渐觉察汉字部首与字义的关系，形成部首类别的概念。因此，假如提前培养学习者对汉字部件的认知能力，尽快使之理解汉字部件的意义，那么学习者将在未来的学习中事半功倍。

2. 汉字的特点分析

正确的汉字教学应该根据汉字的特点设计合适的方法。冯丽萍 (1998) 指出：“目前的汉字教学，主要定位于基础阶段的拼音文字字母语者，对这些学生而言，有一个从单向线性排列到二维平面结构、从形音联系到形音义三结合、从表音文字到语素文字的转变过程。因此，汉字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汉字观念，初步了解汉字的性质、特点与规律，因为正是这种汉字意识作为一种预存的知识自上而下地影响汉字识别的心理过程”。吕必松 (1999) 也指出，汉字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拼音文字。因此，汉语教学的路子应当区别于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教学的路子。张美青 (2001) 通过在美国明德大学中文暑期学校一年级的教学实践得出结论：学生“不懂得对汉字进行分析，只是在那儿照猫画虎，抽象地记字形和笔画”，“尽早帮学生了解汉字的结构规律，尽早开始教他们用汉字学汉语，是汉语入门阶段汉字教学的有效的方法”。

我们认为，要提高汉字的教学效率应充分认识汉字的特点。首先，汉字音和形关系较弱。比如，“水果”这个合成词包含“水”和“果”两个汉字，与它们的汉语拼音“Shuǐ”和“guǒ”无任何联系；即使是形声字表音能力也在弱化。现代汉语常用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仅为 36% (项菊，1995)，而形声字形旁的表义度为 43.97% (康加深，1993)。其次，汉字的形义关系较强。比如，“眼镜”一词中的“眼”和“镜”的部首“目”与“金”，前者与“眼”同义，后者表示了古代“镜”的使用材质。根据施正宇 (1992) 对 3500 个现代汉语常用字中 2522 个形声字的测查结果，义符的有效表意率为 83%。苏新春 (1996) 进一步指出，汉字的“形”是一个整体，并直接与义发生联系，它与义有着有机的、合理的关系，人们可以根据汉字字形联想到其意义。所以可以得出汉字的第三个特点：汉字的义旁对字义的提取有重要的影响 (张积家等，1990)。要善于应用形义关系学习汉字。第三，汉字本身具有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比如，汉字与书法文化、汉字与饮食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第四，汉字系统性较强。汉字的字形具有系统性、汉字部首表义具有系统性。

李大遂 (2006) 利用汉字的特点，以偏旁部首为纲，建议把一个个汉字放

到整个系统中去学习,取得了纲举目张的效果(如表1“合成汉字生成示意图”)

表 1: 合成汉字生成示意图

部首	汉字					
木	枯	桂	格	梢	椎	...
水	沾	洼	洛	消	淮	...
口	咕	哇	咯	哨	唯	...

3. “概念”与范畴化

认识到汉字部首的特点不仅可以从系统上识记汉字,而且还可以利用汉字部首的范畴化认知汉字。汉字部首的概念形成,牵涉到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及“范畴化”等相关理论。利用“范畴化”的理论发展一套有规律性的、成系统性的、具有策略性的汉字学习方法尤为重要。如前所述,在汉字学习策略的研究中,近年来美国的研究者,开始重视汉字部首“概念”与汉字学习的关系。**Bruner** 等人(1956)指出,“概念”就是分类,人类具有将物体进行分类的能力;只要根据物体之共同的特征或特有的性质归为一类,并与其他物体相区隔,这就是“概念”。**Thagard** (1992)认为“概念”使人类具有归纳、归类、学习、记忆、解释、演绎推论、类推、问题解决、语言领悟能力及语言生产能力的功能。在认知心理学中,涉及词语概念的理论有以 **Bruner** (1956) 为代表的经典理论和以 **Rosch** (1975) 为代表的范畴化原则,大多数心理学家将这两种理论归类为“基于相似性理论”。在语言学习领域中,“概念”的形成被视为认知的过程;而“概念”中所含的“范畴化”,也被现代语言学家视为重要的理论之一。类别化的观念被运用于汉语学习中,且认知语言学家在人类语言学习的观点上,采取支持 **Rosch** 范畴化原则的态度,如 **Langacker** (2002) 和 **Tai** (1997)。认知语言学家 **Lakoff** (1986) 曾指出,语言具有类别性与阶层性,语言的类别性是指,类别的范畴以最能代表该类别的“最佳样例”为认知参照来进行建构。被归为该类别的事物,皆具有该类别中的典型属性成份;而语言的阶层性是指,在类别的范畴中,越相似于最佳样例的成员,其与最佳样例的关联性越大;在类别的范畴中,与最佳样例越不相似的成员,则与最佳样例的关系越小,关系的大小则形成了语言的阶层性;与最佳样例越相近的成员,与类别的关联性越强,也越容易被我们所理解而归类于该类别范畴中。例如,表示动物类的部首“犬”部的汉字或词汇所代表的概念大多和犬类的外形、动作等有关,“马”部汉字或词汇所代表的概念则大多和马类动物的外形、动作等有关。由此可见,动物部首可以系统化的方式反映人们对动物世界的认知。

动物部首具有代表性,假如扩大研究的范围,充分运用汉字的结构特点,从汉字整个部首系统的概念与人类整体认知模式相关联,寻求高频部首概念的认知图式,这也许是一条学习和认知汉字的捷径。

3.1 部首与高频部首的界定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已经按字形与字义的类比归纳，寻找出汉字内部的规律性并发展出 540 个部首，将 9353 个汉字归类其下，这是最早的汉字部首的范畴化分类。但 540 部是对古代汉字的分类，且每个部首出现的频率不一，我们将采用符合汉字意义部首与高频部首来作为研究的内容。现代部首的来源依据现代字典（新华字典，2004）常用的 201 部，但有些并非是表义部首，如：“一丨丿”之类。

排除非表义部首，筛选出 149 个表义部首，总结每个表义部首的语义（如表 2 “表义部首语义表”）¹。这 149 个表义部首注音罗列如下：

人(亻)(rén)、入(rù)、儿(ér)、匕(bǐ)、彳(chì)、冫(jié)、刀(刂)(dāo)、力(lì)、又(yòu)、艹(cǎo)、寸(cùn)、升(gōng)、小(xiǎo)、口(kǒu)、囗(wéi)、山(shān)、巾(jīn)、彳(chì)、彡(sān)、夕(xī)、夕(suī)、爿(pán)、广(guǎng)、门(mén)、宀(mián)、辶(chuò)、尸(shī)、弓(gōng)、子(zǐ)、女(nǚ)、飞(fēi)、马(mǎ)、王(玉)(yù)、韦(wéi)、木(mù)、支(zhī)、豸(zhì)、歹(dǎi)、车(chē)、牙(yá)、戈(gē)、瓦(wǎ)、止(zhǐ)、支(攴)(pō)、日(rì)、日(mào)、贝(bèi)、冫(水)(shuǐ)、见(jiàn)、牛(niú)、扌(手、扌)(shǒu)、气(qì)、毛(máo)、片(piàn)、斤(jīn)、爪(zhǎo)、父(fù)、月(月)(yuè)、欠(qiàn)、风(fēng)、彡(shū)、文(wén)、火(火)(huǒ)、户(hù)、宀(小)(xīn)、示(shì)、石(shí)、目(mù)、田(tián)、冫(sì)、皿(mǐn)、生(shēng)、矢(shǐ)、禾(hé)、白(bái)、瓜(guā)、鸟(niǎo)、疒(nè)、立(lì)、穴(xué)、疋(shū)、皮(pí)、耂(lǎo)、老(lǎo)、耳(ěr)、臣(chén)、页(yè)、至(zhì)、虎(hǔ)、虫(chóng)、肉(ròu)、缶(fǒu)、舌(shé)、竹(竹)(zhú)、臼(jiù)、自(zì)、血(xuè)、舟(zhōu)、衤(衣)(yī)、羊(羊)(yáng)、米(mǐ)、羽(yǔ)、彡(糸)(mì)、麦(mài)、走(zǒu)、赤(chì)、豆(dòu)、酉(yǒu)、辰(chén)、豕(shǐ)、鹵(lǔ)、足(足)(zú)、邑(yì)、身(shēn)、采(biàn)、谷(gǔ)、豸(zhì)、龟(guī)、角(jiǎo)、讠(言)(yán)、辛(xīn)、青(qīng)、雨(yǔ)、齿(chǐ)、隹(zhuī)、阜(fù)、钅(金)(jīn)、鱼(yú)、隶(lì)、革(gé)、韭(jiǔ)、骨(gǔ)、香(xiāng)、鬼(guǐ)、饣(食)(shí)、音(yīn)、首(shǒu)、髟(biāo)、鬲(gé)、鬥(dòu)、高(gāo)、鹿(lù)、鼎(dǐng)、黑(hēi)、黍(shǔ)、鼓(gǔ)、鼠(shǔ)、鼻(bí)、龠(yuè)

以上语义部首按“字典部首序号”“部首(部首变体)”“部首名称”“部首语义”“代表字”列表如下：

¹ 部首语义参考左民安、王尽忠，2005，细说汉字部首。北京：九州出版社。李乐毅，2014，汉字演变五百例（第2版）及李乐毅，2015，汉字演变500例续编。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曹先擢、苏培成主编，1999，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表 2: 表义部首语义表

字典部首序号	部首	部首名称	部首语义	代表字
12	人 (亻)	人字头 (单立人)	像站立的人。	今伞全 你位休
12	入	入字头	上尖下宽, 像刀锋之形, 可以入物。	余余
14	儿	儿子底	面朝左跪坐的人形, “儿”与“人”古义相同。	允兄
15	匕	匕字旁	像站立人形。	北死
18	冫	两点水	像水被冰冻的纹理或花纹, 意义多与“冰冻、寒冷”及“水”有关。	冷次准
21	卩	单耳	人面朝左跪膝着地的状态, 由“卩”组成的字意思多与人有关。	即印却
22	刀 (刂)	刀字旁 (立刀)	像刀形。	切召剪 列别到
23	力	力字旁	古代犁形, 从“力”的字大多与力量、力气有关。	办加动 劣
24	又	又字旁	像右手形, 凡从“又”的字大多与手有关。	对观
30	艹	草字头	像两棵草并生形。	花苗菜
31	寸	寸字边	像一只手形, 意义多与手有关。	耐封射
32	廾	弄字底	像左右两只手对捧之形, 凡由“廾”组成的字意义多与双手有关。	异弈弃
36	小	小字头	沙粒等微物之形, 所从之字多与微小义有关。	尘少雀
37	口	口字旁	像嘴巴之形。	吃吹叶
38	囗	方框	像包围之形, 形容包围的状态, 组成字意义多与围墙、界线或围困有关。	因园图
39	山	山字旁	像山之形, 组成字大都与山有关。	岭峰峡
40	巾	巾字旁	像佩巾之形, 所从之字多与丝织品、或由布帛所制成的东西有关。	幅帽帕
41	彳	双立人	本义为路口, 由此部组成的字意义多与行为、动作或趋向有关。	行往
42	彡	三撇	须毛和画饰的花纹。	形须影
43	夕	夕字旁	像半月之形, 所从之字多与暮、夜有关。	外名岁

44	夂	折文	脚指朝下形，本义为“从后至”，所从之字多与脚或脚的动作、行为有关。	冬处夏
45	爿	爿字旁	像劈开的成片的木柴。	戕斨
46	宀	广字旁	像靠着山崖而筑的房子，所从之字大都与房屋或住所有关。	庄应床
47	门	门字框	像两扇门的形状。	问闪闪
48	宀	宝盖	像房子之形，所从之字意义多与房室有关。	安宁实
49	辵	走之	一只脚在道路中行走，与行走、走动之意有关。	这边道
51	尸	尸字头	像面朝左而屈膝的人形。	层居展
53	弓	弓字旁	像射箭所用的弓形。	引张弹
54	子	子字旁	像婴儿之形，其本义为孩子。所从之字多与孩子有关。	孙孔孩
56	女	女字旁	面朝左而跽坐的少女之形。	妈妈姐
57	飞	飞字旁	鸟张开翅膀飞举之形。	飞
58	马	马字旁	像马形。	驴驰骗
61	王(玉)	斜玉旁 (玉字底)	像一根绳子贯串三片玉的形状。本义就是美玉。	玩班球 玺璧
63	韦	韦字旁	人足迹围绕、包围守卫之意，后假借为熟皮、熟牛皮。	韧韜
64	木	木字旁	像树形。	林棵杨
65	支	支字旁	像手持枝条的样子。	鼓鼓翅
66	犴(犬)	反犬旁	像一条头朝上腹朝左的狗的形象，本义为狗。	猫狗独
67	殳	殳字旁	死人破裂的骨头，引申为坏、危险之意。	列殄殊
68	车	车字旁	古代战车形。从此部意义大多与车或车轮的转动有关。	转辆轮
69	牙	牙字旁	古代把犬齿称为“牙”。	鸦雅邪
70	戈	戈字边	像长柄兵器“”，所从之字多与兵器、战争、杀伐有关。	伐战或
72	瓦	瓦字旁	像屋瓦勾搭之形，本义为陶制品总称，所从之字多与陶器等土制品有关。	瓶甄瓷
73	止	止字旁	像地面上立了一只脚，脚趾朝上，脚跟朝下，本义为足，所从之字多与“足”义有关。	此歧步

74	攴 (攴)	攴字旁 (反文)	像以手持杖，敲击的意思。	敲：放 政教
75	日	日字旁	像太阳之形，本义是太阳。	晒晴时
75	冂	冂字头	像头上帽子的形状。	冒冕
76	贝	贝字旁	贝壳形货币，引伸为财货、交易。	败则财
77	冫 (水)	三点水 (水字底)	像弯曲的水流，本义为流水。	江河活 余汞泉
78	见	见字边	面朝右跪着的人形，人的头上一只大眼睛看着的状态，表示看的结果。	规视舰
79	牜	牛字旁	正面看牛头的形象，所从之字多与牛有关。	牺牲牧
80	扌 (手、 扌)	提手旁 (手字底、手 字旁)	像五指朝上的手形，所从之字多与手或手的动作有关。	打扫拔 拳掌掣 看拜掰
81	气	气字头	像空中浮游的云气。	氛氧氮
82	毛	毛字旁	像毛、发之形，本义是人、兽之毛。由其组成的字意义多半和毛发有关。	毯毳毳
84	片	片字旁	像剖开木片取一半的样子，本义为破开的木片或草片，组成字大多有剖开或薄的东西有关。	版牌
85	斤	斤字边	砍伐树木所用的斧头。	新斯断
86	爪 (𠂇)	爪子旁 (爪 字头)	像一只覆手之形，所从之字大多与人手、手的动作或动物的脚爪有关。	采受奚
87	父	父字头	像手拿斧头从事野外劳动的男子，后引申为“父母”之“父”。	爷爷斧
88	月	肉月旁 (月字底)	像肉的形状。(不是月亮的形状)	肚服脑 有育背 脊
90	欠	欠字边	像面朝右的一个人张口打呵欠的样子。	吹欢欲
91	风	风字边	吹风，刮风。	飘
92	殳	殳字边	像手拿兵器的之形，组成字多与打、杀、撞击有关。	段设般
93	文	文字头	人形正面站立，胸部刺有美丽的花纹	吝斋
95	火 (灬)	火字旁 (四 点)	像火苗上冒之形，物质燃烧时所发出的光和焰。	灯炉炸 热照
97	户	户字头	像单扇门之形。	房肩扇

98	忄 (小心)	竖心旁 (恭字底、心 字底)	像一颗心的样子,本义是心脏。所从之 字多与内心活动有关。	快怕忙 恭慕忘 忍忽
100	礻 (示)	示字旁 (示字底)	祭台上面放置祭品示于祖先及鬼神,引 申为给人看之意,所从之字多与鬼神、 祭祀、精神方面的意思有关。	礼社祖 禁崇
102	石	石字旁	山崖下的石块,意义与石头、坚硬、坚 固有关。	矿码砍
105	目	目字旁	像侧竖的一只眼睛,本义是人的眼睛。	盯睛瞪
106	田	田字旁	像横交错的田间小道或沟渠,本义农 田,从田者大多与田地或耕种有关。	略畔畸
107	罒	四字底	像网形,由网的象形简化而来。	罗罢罪
108	皿	皿字底	是碗、杯、碟、盅一类饭具、炊具。	盒盆益
109	生	生字旁	草木长出之形。	甥
110	矢	矢字旁	像一只箭的样子,本义就是箭。所从之 字多与箭有关。	知矮短
111	禾	禾字旁	成熟谷物垂头的样子。本义是谷子,也 泛指粮食作物。所从之字多与农作物有 关。	和秋种
112	白	白字旁	左民安(2005)认为像一粒白色稻米 之形。	的皎皓
113	瓜	瓜字边	外部像瓜蔓,内部像瓜实,所从之字多 与瓜有关。	瓢瓢
114	鸟	鸟字边	像鸟形,所从之字意义多与禽类有关。	鸡鸭鹅
115	疒	病字旁	躺在病床上的人流汗的样子。	疼病痕
116	立	立字旁	人站立在地面上的样子。	站端竭
117	宀	穴宝盖	有洞口的室或岩洞	空穷突
118	疋	疋字旁	上面像小腿肚,下面像足趾。	蛋胥楚
119	皮	皮字边	一只手持平头铲刀剥取兽皮、与皮肤有 关的字多从“皮”	坡破披
122	耒	耒字旁	像木杈之形,意义大多与农具或耕种有 关。	耕耘耙
123	老	老字头	面朝左,手拄拐杖的驼背老人行走的状 态,意义与年老的意义有关。	耆髦耄
124	耳	耳字旁	像耳朵形,本义是耳朵。	取联聪

125	臣	臣字旁	像竖起的一只眼睛，本指奴隶，引申为官吏义。	卧
128	页	页字边	像人形，头部画得很突出，有发有眼，线条清晰。本义是头，从此部意义大多与头有关。	顶顺顽
129	至	至字旁	一枝箭落到地面之形，有到、达之意。	到致臻
130	虎	虎字旁	像虎形，从虎旁意义多与虎有关。	彪虢
131	虫	虫字旁	长虫形，多与爬虫、昆虫有关。	虾蚁蝶
132	肉	肉字底	一块中有纹理的肉形，是禽兽的肉，意义与肉有关。	脍脔
133	缶	缶字旁	一根杵在器皿中捣黏土准备制作陶瓦器的形状，意义多与陶、瓦器有关。	缸缺罐
134	舌	舌字旁	像嘴里伸出舌头之形。	乱甜辞
135	𦏧	竹字头	像两支下垂的竹叶形，意义大多与竹有关。	笑笔笛
136	臼	臼字旁	像舂米的石臼形，意思大多与臼类或坑类有关。	舂
137	自	自字头	像人的鼻子，从鼻子被借用为第一人称代词指自己，但从“自”多与鼻子或鼻子的功能有关。	息臭
138	血	血字旁	器皿加上指事符号，表示器皿里面盛血或液体。	衅
139	舟	舟字旁	像一条小船，从此部意义大多与船有关。	船艘航
142	衤 (衣)	衣字旁 (衣字底)	像衣领交会处及衣服两侧袖口。	袜裤被 襁褓
143	羊 (𦍋、 𦍎)	羊字边 (羊字旁、美 字头)	像羊头形，意义与羊有关。	群羚翔 羞美羔 盖
144	米	米字旁	像稻茎和茎上有许多米粒之形。	粉精粮
147	羽	羽字头	像羽毛之形。	羿翠
148	纟 (糸)	绞丝旁 (系字底)	像上下有线结的丝线，或小把丝拧在一起之形，所从之字多有丝织品之意。	红约给 紧素紫
149	麦	麦字旁	上部为一棵小麦的样子。	麸

150	走	走字旁	甩开手臂的人形加上一只脚，表示跑或快走的动作	赴赵赶
151	赤	赤字旁	烈火燃烧状，火焰为红色。	郝赦赫
152	豆	豆字旁	盛酒的酒器，引申为量器。	豉豌
153	酉	酉字旁	像酒坛的样子，所从之字多与酒有关。	酥酬醉
154	辰	辰字旁	像蛤壳及蛤肉之形，古代以蛤壳为农具除草锄地。	辱唇晨
155	豕	豕字旁	像猪形，从此部者意义多与猪有关。	家豪豳
156	鹵	鹵字旁	像盐池中有盐粒之形。	鹺
158	足 (𠂔)	足字底(足字旁)	像足形。足的本义就是脚，由其组成的字意义多与脚或脚的动作有关。	蹙蹙跳跑跟
159	阝 (邑)	双耳 (邑)	人们聚集于某区域的状态，引伸为城镇。	阳队陈那部邓邑
160	身	身字旁	面朝左，手臂向左下方伸展的大肚子人形，凡从此部意义多与身体有关。	躲躬躺
161	采	悉字旁	像手采果实形。	悉番释糶
162	谷	谷字旁	上部像水形，下部像泉眼，合起来表示水从泉眼里流出来。从该部首的字意义多与山谷有关。	欲豁
163	豸	豸字旁	像兽形，从此部者意义多与兽类有关。	貌豺豹
164	龟	龟	龟的侧视图。	龟
165	角	角字旁	像兽或牛羊的角形。本义就是兽角，所从之字义多与角类或量器有关。	解触
166	讠(言)	言字旁(言字底)	像的“口”表示用嘴巴吹奏之形，从“言”大都与说话有关。	让说识；誓警誉
167	辛	辛字旁	劳动所用刀铲形。	辣辨辨
168	青	青字旁	上部是草木生长的“生”，下部是“丹”，像物初生之色，引申为物之青色。所从之字多与青色有关。	静靛靛
170	雨	雨字头	像下雨之状。	雪雷露
172	齿	齿字旁	像口中有牙齿形，本义为牙齿。	龄龈龋
174	隹	隹字边	像鸟的样子。	集

175	阜	阜	像台阶或小土山形。本义为不太高的土山或阶梯。	阜
176	钅(金)	金字旁	上箭头下斧头左边两点是冶炼的金属块,金的本义为金属,组成字大多与金属有关。	钢铁 铃; 鉴 釜
177	鱼	鱼字旁	像鱼形。	鲜鲤鲢
178	隶	隶字旁	手捉尾巴形,表示赶上或附属之意。	隶
179	革	革字旁	像兽皮之形,有头有尾。本义是去了毛的兽皮。所从之字多与皮革有关。	鞋鞭靴
181	韭	韭	此菜从生于地上。	韭
182	骨	骨字旁	空骨加肉,骨肉相连。	骼骺骹
183	香	香字旁	从“黍”从“甘”,黍类谷物成熟后散发出来的香甜气味。	馥馨
184	鬼	鬼字旁	面朝左跪着一个人的形象,上部的“田”表示鬼,头特大且怪,实实在在多与神、鬼有关。	魂魅魏
185	食(亼)	食字旁	食物溢流出容器貌。	饮饱饭 餐飧
186	音	音字旁	“言”和“一”合成,“一”表示口中发出的声音。	韵韶
187	首	首字底	像头形,有眼睛有嘴巴,头顶头上有发。	臧馗
188	髟	髟字头	长发散乱的样子。本义就是长发。由其组成的字意义多与毛发有关。	髻
189	鬲	鬲字旁	像烹饪之类的用具,本义是古代的一种陶制炊具。从此部意义大多与炊具或煮饭有关。	融鬻
190	鬥	鬥	像两个人相对徒手斗打的样子。	鬥闹
191	高	高字旁	像一个高台之形。	敲膏
194	鹿	鹿字旁	像头朝左尾朝右,头上有角的鹿。从此部者意义多与鹿科动物有关。	麒麟
195	鼎	鼎字底	像鼎形,重要的食器祭器。	鼎薰
196	黑	黑字旁	烟火熏黑之意。	默黝墨
197	黍	黍字旁	像谷子成熟后颗粒脱落下来的样子。	黏
198	鼓	鼓字头	像一个人一只手拿着槌敲打鼓的样子。	瞽瞍
199	鼠	鼠字旁	像鼠形。	鼯鼯

200	鼻	鼻字旁	上部是“自”，即古“鼻”字，下部表声。	𪔐
201	龠	龠字旁	像编管之形的乐器。	龠

从 149 个部首中筛选高频部首。高频部首指在常用汉字中使用频率较高的部首“高频部首”一般具有两个属性：第一是常用字中的常用部首；第二是部首之下所属汉字较多。具有这两个特点的部首是我们首先予以关注的部首。具体来说，以 4000 多个汉字的频率为依据，按照上述属性，得出 48 个高频部首（括号内为常用从属字数量）：人（128）、刀（36）、力（21）、口（144）、土（59）、大（20）、女（54）、宀（43）、尸（20）、山（20）、巾（20）、广（25）、彳（25）、心（97）、手（161）、支（攴）（24）、日（49）、木（126）、水（170）、火（52）、犬（22）、玉（28）、田（20）、疒（23）、目（32）、石（26）、示（20）、禾（30）、穴（15）、竹（39）、彡（75）、耳（16）、肉（月）（61）、艹（97）、虫（34）、衣（32）、言（77）、贝（39）、足（23）、车（21）、金（44）、阜（33）、隹（17）、雨（16）、页（28）、食（19）、马（19）、鸟（15）。频率数据如表 3 “汉字频率表”²：

表 3：汉字频率表

序号	汉字	部首	出现次数	频率 (%)
1	的	白	759834	4.8867
2	一	一	218650	1.4062
3	是	日	204548	1.3155
4	不	一	166481	1.0707
5	了	亻	147981	0.9517
6	在	土	143951	0.9258
7	有	月	141221	0.9082
8	人	人	121628	0.7822
9	这	讠	118473	0.7619
10	上	丨	93773	0.6031
11	大	一	90830	0.5842
12	来	一	89806	0.5776
13	和	口	89644	0.5765
14	我	戈	89561	0.576

² 数据来自 www.cncorpus.org 语料库在线网站。按繁体字统计。

15	个	人	88999	0.5724
16	中	丨	84897	0.546
17	地	土	83575	0.5375
18	为	丶	83201	0.5351
19	他	人	76432	0.4916
20	生	丨	76261	0.4905
.....

3.2 部首与语义的关系——范畴化例示

从认知语义学的观点,部首的形成及所代表的义类特征都可能和人类心理认知对于范畴的解读有关。我们把部首及其关系密切的成员看成是所属汉字的典型代表,处于中心地位,而其他一些成员不是该范畴的典型代表处于边缘地区。范畴中的这些成分在家族相似性的基础上通过隐喻或转喻等方法联系起来。陈枫(2006)认为可以运用认知语义学中的原型范畴、转喻或隐喻等认知模式理论来探讨部首语义构词的内在规律。他认为表义部首应该:第一是层级中的范畴中的原型(或类典型),具有类化的作用。第二表义部首具有提示字义的作用。他总结表义部首是汉字结构中的表义对象,语义一定要与该字的字义有关,是构成汉字字义的组成要素,具有提示意义类别、区别字义的功能。人们界定表义部首就是对事物分类和“范畴化”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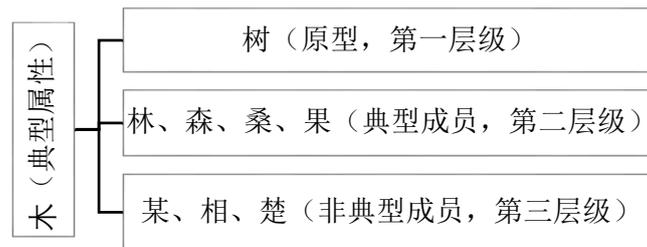
为了提供汉字学习者整合与归纳的汉字学习素材,并促进学习者尽早领会汉字部件与汉字的关联性,使学习者能更容易使用部首推论汉字的意义。因此,我们采用表义高频部首,根据语言的范畴化原则(Rosch, 1975; 1978),将每个汉字部首看成一类,建立表义部首的汉字层级模型。把汉字的部首具有的共性叫“典型属性”,第一层次的汉字的意义最接近“典型属性”,第二层级的汉字次之,第三层级的汉字再次之,以此类推,最终把此部首的常用汉字聚集成一类。

在汉字学习过程中,要促进部首“概念”的形成,教师首先应该使高频部首所属汉字能够进行系统化、范畴化的教学,来帮助学生理解部首与现代汉字意义的关联。但是,有些现代汉字与表义部首的联系不好理解,例如:部首“木”与汉字“楚”,但“木、树、柳、架”却相对容易理解。所以部首所属汉字应分为不同层级。与部首关联性越强的汉字越容易习得,应位于学习的上层;反之,与部首关联性较弱的汉字应位于下层。例如:部首“木”的从属字有“松、柏、柳、架、楚”等,“松、柏、柳”两字与部首“木”的关联性较强,“架”次之,“楚”最弱,因此,应该把它们划分为不同层级。Tai等(1997)和吴世雄(1998)认为,选择与部首之意义相类似的汉字优先学习,加强连结汉字与部首的意义,能使学习者提早意会部首的重要性,并促进部首概念的形成。所以,我们认为,要首先选择与部首语义密切的汉字进行学习,能提高汉字学习的效率,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认知语言学家 Rosch 所倡导的“范畴

化原则”与此不谋而合。因此，运用出现频率高的语义部首，根据分类的层级关系，为汉字学习者建立一套常用汉字学习体系，非常有意义。这可以方便他们更高效的记忆汉字、书写汉字，也有望使他们顺利通过生字关并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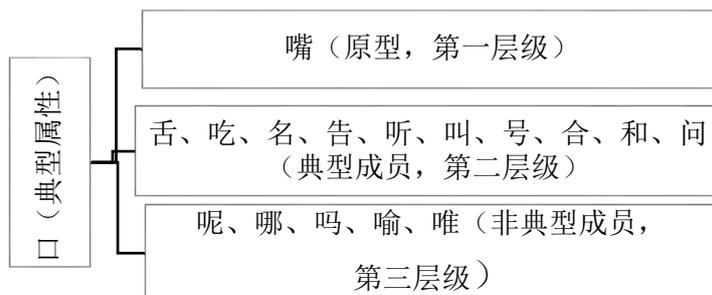
这样，以表义部首“木”字为例，我们将表义部首“木”看作一个“概念”，所有含有部首“木”的汉字皆归于此类别，即同一范畴，所以“木”成为“典型属性”；木的本义是树木，我们把“树”字看成“原型”，归为第一层级；“一切与树木有关的”物体和“原型”具有密切关系，可以作为“典型成员”来解释“木”的类别。例如：“林、森、桑、果”等字，归为第二层级；而“某、相、楚”等字，与“树木”的意义无法取得直接的关联性，而成为“非定型成员”，归为第三层级，如图1部首“木”所属汉字层级图：

图1：部首“木”所属汉字层级图



又如“口”部（如图2部首“口”所属汉字层级图）。所属代表字有“吃、和、问、呢哪、知、名、吗、听、告、叫、号、合、喻、品、吵、唯、舌、哈”等20个。

图 2: 部首“口”所属汉字层级图



“口”本义是对嘴巴形状，“口”作为“典型属性”；“嘴”为“原型”，作为第一层级。“口”作部首的字意义通常跟嘴巴有一定的关系。如“舌、吃、名、告、听、叫、号、合、和、问”，作为“典型成员”，为“第二层级”。“呢、哪、吗、喻、唯”为非典型成员，作为第三层级。

以上表义部首“口”和“木”作为典型属性来认知汉字，可以以少统多，不仅可以帮助汉字的认知、记忆和再生产，还可以作为汉字排序的依据。

4. 结语

上述我们所列的 149 个部首，可作为 149 个基本范畴（特别是 48 个高频部首），它们可作为学生认知汉字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出发点，其下层的汉字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范畴化的最有力工具。其上层还可以概括出“上义层次”。比如“木”及“艹、禾、竹”可以归类为“植物类”；“口”及“手、页、心、目、足、耳、肉”可归类为“器官类”。另外，像“人、大、尸、女、佳、马、鸟、虫、犬”可归为“动物类”；“宀、力、彡、巾、贝、车、玉、刀、示、衣、广”可归为“器物类”，“雨、水、火”可归为“自然物体类”等等。对于每一“上义层次”类，可以设置成一单元，进行汉字的集中教学。当然，在汉字教学中，字的选择应以科学统计为依据。频率高的汉字，认、写、读、使用的机会多，在读写时复现率越高，人们的认知程度相应就高，识字巩固率也越高，因此强化对高频汉字的训练，是说普通话、写规范汉字的一条捷径。在实际的教学中，除了要选择频率高的汉字以外，还要注意选择构字较多的部首教学内容，注意教学时从直观象形的部首开始入手。在此基础上，学生将会掌握汉字的构造方式，感知汉字的表义和表音特点，为进一步学习汉字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 陈枫, 2006, 从语义学角度看汉字义符的示意作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5): 119-122。
- 冯丽萍, 1998, 汉字认知规律研究综述[J]。世界汉语教学, (3): 97-103。
- 符君健, 2004, 《读写 500 高频汉字》多媒体教学软件的设计与制作[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12): 67-69。
- 感受英国“中文教育热”——探访积极推广中文教学的英国博航特中学
2017-03-16, <http://mp.weixin.qq.com/s/bdq0WsnHAKJkUpfcDlyqog>.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01日15版。
- 陈原, 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68-83。
- 李大遂, 2006, 汉字的系统性与汉字认知[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1): 13-21。
- 吕必松, 1999, 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A]。吕必松主编, 1999, 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选[C]。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3。
- 施正宇, 1992, 现代汉语形声字形符表义功能测查报告[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 (4): 77-83。
- 苏新春, 1996, 汉字文化引论[M]。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3-23。
- 王建勤, 2005, 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发展模拟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 (4): 1-17。
- 吴世雄, 1998, 认知心理学的记忆原理对汉字教学的启迪[J]。语言教学与研究, (4): 85-94。
- 项菊, 1995, 3500 常用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J]。黄冈师专学报, (2): 63-66。
- 新华字典编辑部, 2004, 新华字典(大字本)第10版[Z], 15-19。
- 张积家、张厚架、彭聃龄, 1990, 分类过程中汉字的语义提取[J]。心理学报, (4): 397-405。
- 张美青, 2001, 汉语入门阶段的汉字教学[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6, 2: 55-62。
- Bruner, J. S., J. J. Goodnow & G. A. Austin, 1956. *A study of thinking*. New York: John Wiley.
- Foorman, B. R., J. M. Fletcher & D.J. Francis, 1998. Preventing reading failure by ensuring effective reading instruction. In S. Patton & M. Holmes (eds.), *The keys to literacy*.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Basic Education: 29-39.

- Ke, C., 1996.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Production, *Journal of Modern Language*, 80, 3: 340-350.
- Lakoff, G., 1986. Classifiers as a reflection of mind. In Colette Craig (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categorization and noun classific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3-51.
- Langacker, R.W., 2002.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2nd ed.).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erner, J., 2000. *Learning disabilities: Theories, diagnosi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Rosch, E.,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 3: 192-233.
- ,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 Rosch & B. Lloyd (eds.), in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27-48.
- Shen, H.H., 2000a. Radical Knowledge and Character Learning among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Pedagogy*, 6: 85-93.
- , 2000b. The Interconnections of Reading Text Based Writ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mong College Intermediate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5: 29-48.
- Tai, H.Y., 1997. Category Shifts and Word Formation Redundancy Rules in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 2: 435-468.
- Thagard, P., 1992. *Conceptual revolu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